



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散文大系

ERSHI SHIJI ZHONGGUO SANWEN DAXI

HEBEI JIAOYU CHUBANSHE

河北教育出版社

3

二十世纪

中国散

文大系

③

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



顾 问：冰 心 季羨林 刘白羽 严 秀
林 非 王 蒙 刘铁柯 钱理群
余秋雨 贾平凹 铁 凝

目 录

茅 盾

叩门

卖豆腐的哨子

香市

谈月亮

天窗

辟水

风雪华家岭

白杨礼赞

某镇

森林中的绅士

胡愈之

辛亥革命与我

X 市的狗

追念许地山先生

2

3

5

7

12

13

18

23

25

27

31

35

39

忆公朴	41
王统照	
片云四则	46
青纱帐	55
一丸霜月荡潮尾	57
秋林晚步	59
蜀黍	61
听潮梦语	64
夜行	67
回声	68
卢沟晓月	70
去来今	74
道德的自律性 (一)	77
道德的自律性 (二)	79
玫瑰色中的黎明	80
“私”与“占有欲”	81
方令孺	
琅玕山游记	83
家	97
忆江南	99
董秋芳	
秋望	103
号声	108
病	114
福州的蚊子	116
山水间	118

许钦文

怀大桂

花园底一角

殉情的鲞

成仿吾

太湖纪游

江南的春讯

春游

上海滩上

朱光潜

谈趣味

悲剧与人生的距离

慈慧殿三号

后门大街

徐祖正

山中杂记

宋云彬

谈读书

奴隶篇

我爱孔子

杀人方法种种

章太炎二三事

止酒篇

罗黑芷

圆脸

灵感

125

130

135

137

145

150

156

159

163

167

172

177

193

197

199

201

206

211

216

220

海的图画	223
将这个献给我的妻房	228
雨前	233
乳娘	236
庐隐	
灵魂的伤痕	241
最后的命运	244
醉后	245
夜的奇迹	249
玫瑰的刺（节选）	250
窗外的春光	268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72
儿女	280
冬天	286
南京	287
女人	292
背影	297
阿河	299
荷塘月色	307
郑振铎	
蝴蝶的文学	311
鹈鹕与鱼	324
蝉与纺织娘	327
苦鸭子	331
烧书记	334

售书记	338
海燕	342
幻境	344
孙福熙	
小猫	348
清华园之菊	353
猫山之民	361
野花香醉后	363
地中海上的日出	366
红海上的一幕	368
谒佛	369
北京乎	374
春雪	376
许广平	
最后一天	377
鲁迅先生与海婴	382
鲁迅先生的日常生活	402
田汉	
从悲哀的国里来	411
月光	425
女与蛇	428
杏姑娘	432
站在日出前的中国 (节选)	439
丰子恺	
给我的孩子们	447
忆儿时	451

儿女	838	456	五世書
阿难	848	460	燕瑛
秋	848	462	燕瑛
放生		465	燕瑛
闲	848	468	燕瑛
江绍原	838		燕瑛
一回希有的经验		478	燕瑛
陈子展	838		燕瑛
正面文章反面看法		482	燕瑛
蓬庐絮语	838	484	燕瑛
慈善家的眼睛		488	燕瑛
绝顶聪明和额外愚蠢		490	燕瑛
观潮	838	491	燕瑛
罗卜		497	燕瑛
方志敏	778		燕瑛
私塾	838	501	燕瑛
谋事	804	504	燕瑛
可爱的中国		507	燕瑛
清贫	778	529	燕瑛
瞿秋白	754		燕瑛
那个城	754	531	燕瑛
流氓尼德	754	533	燕瑛
吉河德的时代		536	燕瑛
一种云		538	燕瑛
暴风雨之前		539	燕瑛
王道诗话	754	541	燕瑛

狗道主义	542
出卖灵魂的秘诀	545
世纪末的悲哀	546
关于女人	548
民族的灵魂	550
财神的神通	553
闻一多	
文艺与爱国	556
杜甫	558
“五四”断想	571

花》，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散文集《鼓吹集》、《夜读偶记》、《茅盾散文集》等。

叩 门

答，答，答！

我从梦中跳醒来。

——有谁在叩我的门？我迷惘地这么想。我侧耳静听。声音没有了。头上的电灯洒一些淡黄的光在我的惺忪的脸上。纸窗和帐子依然是那么沉静。

我翻了个身，朦胧地又将入梦，突然那声音又将我唤醒。在答，答的小响外，这次我又听得了呼——呼——的巨声。是北风的怒吼罢？抑是“人”的觉醒？我不能决定。但是我的血沸腾。我似乎已经飞出了房间，跨在北风的颈上，砉然驱驰于长空！

然而巨声却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蜕化下来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虚空。

——只因为是虚空，所以才有那样的巨声呢！我哑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睁大了眼，紧裹在沉思中。许多面孔，错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许多人声，嘈杂地在我耳边争讼。蓦地一切都寂灭，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声从窗边传来，像有人在叩门。

“是谁呢？有什么事？”

我不耐烦地呼喊了。但是没有回音。

我捻灭了电灯。窗外是青色的天空闪耀着几点寒星。这样的夜半，该不会有什么人来叩门，我想；而且果真是有什么人呀，那

也一定是妄人：这样唤醒了人，却没有回音。

但是打断了我的感想，现在门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鸣。自然不是蚊雷。蚊子的确还有，可是躲在暗角里，早失却了成雷的气势。我也明知道不是真雷，那在目前也还是太早。我在被窝内翻了个身，把左耳朵贴在枕头上，心里疑惑这殷殷然的声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鸣。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这第三次的叩声，在冷空气中扩散开来，格外地响，颇带些凄厉的气氛。我无论如何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来，拉开了门往外望。

什么也没有。镰刀形的月亮在门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樱树，裸露在凝冻了的空气中，轻轻地颤着。

什么也没有，只一条黑狗爬在门口，侧着头，像是在那里偷听什么，现在是很害羞似地垂了头，慢慢地挨到檐前的地板下，把嘴巴藏在毛茸茸的颈间，缩做了一堆。

我暂时可怜这灰色的畜生，虽然一个忿忿的怒斥掠过我的脑膜：

是你这工于吠声吠影的东西，丑人作怪似地惊醒了人，却只给人们一个空虚！

(选自1929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

卖豆腐的哨子

早上醒来的时候，听得卖豆腐的哨子在窗外呜呜地吹。
每次这哨子声引起了我不少的怅惘。

并不是它那低叹暗泣似的声调在诱发我的漂泊者的乡愁；不是呢，象我这样的 outcast^①，没有了故乡，也没有了祖国，所谓“乡愁”之类的优雅的情绪，轻易不会兜上我的心头。

也不是它那类乎军笳然而已颇小规模悲壮的颤音，使我联想到另一方面的烟云似的过去；也不是呢，过去的，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痕，早已为现实的严肃和未来的闪光所掩煞所销毁。

所以我这怅惘是难言的。然而每次我听到这呜呜的声音，我总抑不住胸间那股回荡起伏的怅惘的滋味。

昨夜我在夜市上，也感到了同样酸辣的滋味。

每次我到夜市，看见那些用一张席片挡住了潮湿的泥土，就这么着货物和人一同挤在上面，冒着寒风在嚷嚷然叫卖的衣衫褴褛的小贩子，我总是感得了说不出的怅惘的心情。说是在怜悯他们么？我知道怜悯是褻渎的。那么，说是在同情于他们罢？我又觉得太轻。我心底里钦佩他们那种求生存的忠实的手段和态度，然而，亦未始不以为那是太拙笨。我从他们那雄辩似的“夸卖”声中感得了他们的心的哀诉。我仿佛看见他们吁出的热气在天空中凝集为一片灰色的云。

可是他们没有呜呜的哨子。没有这像是闷在瓮中，像是透过重压而挣扎出来的地下的声音，作为他们的生活的象征。

呜呜的声音震破了冻凝的空气在我窗前过去了。我倾耳静听，我似乎已经从这单调的呜呜中读出了无数文字。

我猛然推开幃子，遥望屋后的天空。我看见了些什么呢？我只看见满天白茫茫的愁雾。

（选自1929年2月10日《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

① outcast，英语，意指无家可归的人或漂流的人。

香市

“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大约半个月。

赶“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蚕花廿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所谓“借佛游春”是也。

于是“香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非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髻，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纸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合成一片骚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

我幼时所见的“香市”，就是这样热闹的。在这“香市”中，我不但赏鉴了所谓“国技”，我还认识了老虎，豹，猴子，穿山甲。所以“香市”也是儿童们的狂欢节。

“革命”以后，据说为的要“破除迷信”，接连有两年不准举行“香市”。社庙的左屋被“公安局”借去做了衙门，而庙前广场的一角也筑了篱笆，据说将造公园。社庙的左偏殿上又有什么“蚕种改良所”的招牌。

然而从去年起，这“迷信”的香市忽又准许举行了。于是我又得机会会重温儿时的旧梦，我很高兴地同三位堂妹子（她们运气不好，出世以来没有见过像样的热闹的香市），赶那香市去。

天气虽然很好，“市面”却很不好。社庙前虽然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但那空气似乎很阴惨。居然有锣鼓的声音，可是那声音单调。庙前的乌龙潭一泓清水依然如昔，可是潭后那座戏台却坍塌了，屋椽子像瘦人的肋骨似地暴露在“光风化日”之下。一切都不像我儿时所见到的香市了！

那么姑且到惟一的锣鼓响的地方去看一看罢。我以为这锣鼓响的是什变把戏的，一定也是瘪三式的玩意了，然而出乎意料，这是“南洋武术班”，上海的《良友画报》六十二期揭载的“卧钉床”的大力士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不是无名的“江湖班”。然而他们只售票价十六枚铜元。

看客却也很少，不满二百（我进去的时候，大概只有五六十）。武术班的人们好像有点失望，但仍认真地表演了预告中的五六套：马戏，穿剑门，穿火门，走铅丝，大力士……他们说：“今天第一回，人少，可是把式不敢马虎，——”他们三条船上男女老小总共有到三十个！

在我看来，这所谓南洋武术班的几套把式比起从前“香市”里的打拳头卖膏药的玩意来，委实是好看得多了。要是放在十多年前，怕不是挤得满场没个空隙儿么？但是今天第一天也只得二百来看客。往常“香市”的主角——农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

后来我知道，镇上的小商人是重兴这“香市”的主动者：他们想借此吸引游客“振兴”市面，可是他们也失望了！

（选自1933年7月15日《申报月刊》第2卷第7期）

谈月亮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跟月亮的感情很不好。我也在月亮底下走过，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冷森森的白光，反而把凹凸不平的地面幻化为一片模糊虚伪的光滑，引人去上当；我只觉得那月亮的好像温情似的淡光，反而把黑暗潜藏着的一切丑相幻化为神秘的美，叫人忘记了提防。

月亮是一个大骗子，我这样想。

我也曾对着弯弯的新月仔细看望。我从没觉得这残缺的一钩儿有什么美；我也照着“诗人”们的说法，把这弯弯的月牙儿比作美人的眉毛，可是愈比愈不像，我倒看出来，这一钩的冷光正好像是一把磨得锋快的杀人的钢刀。

我又常常望着一轮满月。我见过她装腔作势地往浮云中间躲，我也见过她像一个白痴人的脸孔，只管冷冷地呆木地朝着我瞧；什么“广寒宫”，什么“嫦娥”，——这一类缥缈的神话，我永远联想不起来，可只觉得她是一个死了的东西，然而她偏不肯安分，她偏要“借光”来欺骗漫漫长夜中的人们，使他们沉醉于空虚的满足，神秘的幻想。

月亮是温情主义的假光明！我这么想。

呵呵，我记起来了；曾经有过这么一回事，使得我第一次不信任这月亮。那时我不过六七岁，那时我对于月亮无爱亦无憎，有一次月夜，我同邻舍的老头子在街上玩。先是我们走，看月亮也跟着走；随后我们就各人说出他所见的月亮有多么大。“像饭碗口”，是我说的。然而邻家老头子却说“不对”，他看来是有洗脸